

書畫家的幽默感

譚怡令

幽默愈幽默而愈妙，成熟明理，不使用濫調，不扭捏作態，呈現另具隻眼的智慧觀點、達觀態度，情境深遠超脫，識者自知，往往會心一笑。



「幽默」一詞出現在《楚辭》〈九

章·懷沙〉：「眇兮杳杳，孔靜幽默。」

句中，為靜寂無聲的意思，但現今對此二字的意會，多屬《辭源》有趣而意味深長的解釋。此一解讀起源於國學大師林語堂

（一八九五～一九七六）以音譯的方式，

將英語單字「Humor」譯為「幽默」，並

加以解釋曰：「凡善於幽默的人，其諧趣必愈幽隱；而善於鑒賞幽默的人，其欣賞尤在於內心靜默的理會，大有不可與外人

道之滋味。與粗鄙顯露的笑話不同，幽默

愈幽默而愈妙。」並闡述幽默是一種態

度，也是一種人生觀，是溫厚的，基於明理，故不需諷罵，也不急於打倒一方。採用冷靜超遠的旁觀者立場，詞文清淡自然，



圖3 清 無款 豐綏先兆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鬼大師鍾馗，正脫了帽子照鏡，傳說中他的容貌醜陋，但連自己看到也覺得訝異，就是十分趣味性的安排了。且被鍾馗壓坐在下的四名小鬼，沒有害怕的神態，而是

展現高度的幽默感。

〈豐綏先兆圖〉（圖三）的主角是捉

味十足的渾圓形狀，身體被拉長了來完成圓形，頭被不自然地刻意安排在偏下的圓心位置，彷彿是大圓中的小圓，小圓中又有圓圓的雙眼，有神地看著右上方，帶著些調皮，讓畫面鮮活起來。大圓下不用水墨，用線條鉤畫圓形貓爪，虛實相映。整幅畫處處是圓，作者不但深知貓的習性，並運用有趣的手法呈現貓柔軟靈巧的身段和好奇天性，顯現幽默氛圍。

舉前爪的老虎，遇蜂無處躲避，一付怕受傷害又無奈的可憐表情，有著擬人化的情趣。和老虎體積不成比例的細腰蜂則在枝頭盯視著老虎，取代了老虎威風凜凜的角色，完全顛覆了一般的認知，令人一見莞爾。品名的「蜂」和「封侯」的「封」字同音，「虎」可諧音「福」，象徵著祝福加官進爵之意，華岳雖可能借此寄託自身宦途不得志的感慨，卻選用了諧趣的方式，

幽默是一種態度，如何表現幽默，是一種藝術。而在藝術創作中，又如何展現幽默呢？本文且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中的十件書畫作品為例，來呈現作者不同的手法。

從形象上直接感受幽默的有明沈周（一四二七～一五〇九）〈貓〉、清華岳（一六八二～一七五六）〈蜂虎〉和清無款〈豐綏先兆圖〉。沈周在〈貓〉（圖一）中自題為小窗獨坐時的戲筆。原是遊戲之作，畫的雖是貓常有的盤曲動作，卻是趣

是一種人格特質，具有辨認、欣賞和創造幽默的能力，是高EQ、高成熟度和善解人意的表現，以智慧、達觀的態度，敏銳的觀察力和想像力，運用聯想、比喻等方式，輕鬆、不具壓力的傳達對人生的體驗、思想觀點或是遊戲式的趣味性，而自嘲、調侃、諷刺、風趣、機智等機鋒，往往含蓄而令人回味。其精采處在於見多識廣，知識淵博，巧妙連結不相干、不一致的事物，不按常理出牌、出乎意料之外，卻往往令人會心一笑。

不用炫奇鬥勝的矯飾，筆調輕快，無掛礙，無濫調，不扭怩作態，表達另具隻眼的不

會怒，只會笑。

幽默基本上是一種解決問題、減低壓力、抒發心情、寄託思想的機制，將煩惱



圖1 明 沈周 貓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清 華岳 蜂虎 冊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

轉為愉快、輕鬆，回歸樂觀、積極的層面，面對人生與自我，有時甚有激勵人心的效果。幽默感則是運用或理解幽默的能力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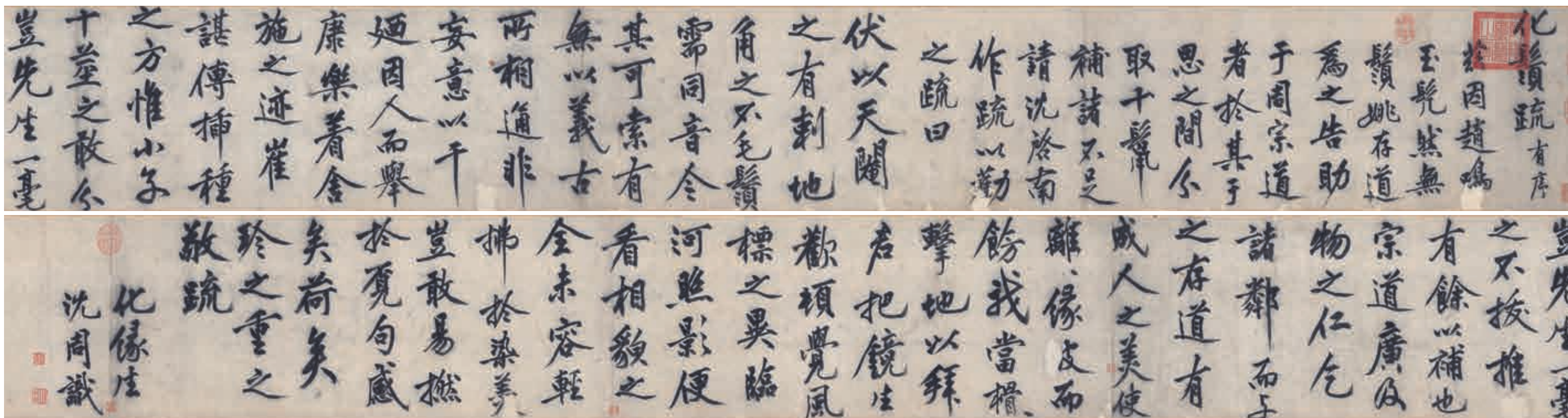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明 沈周 化鬚疏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些無奈，也彷彿在偷看鍾馗照鏡，更添了幽默意趣。

宋梁楷（活動於十三世紀上半葉）〈潑墨仙人〉、明沈周〈化鬚疏〉、明文徵明（一四七〇～一五五九）〈寒林鍾馗〉和清黃應詵（活動於清代初期）〈畫法倦鬼文山水〉用較隱喻的方式來呈現幽默，但方向各異。〈化鬚疏〉（圖四）是沈周大行書的代表作，書風沉著穩健，體勢勁挺有神，一見便覺精采，疏文也是引經據典之作，然細究內容，才發現其中趣味所在。

原來沈周的朋友趙鳴玉沒有鬚子，另一位朋友姚存道便請沈周作疏，來勸美髯公周宗道分鬚十莖，以補不足。朋友間戲謔和調侃的有趣行爲，作者將之撰寫成一時佳作。寄談諧於莊嚴精謹，讓人自行發現箇中意趣，倍覺幽默，更爲會心，足稱幽默作品中的翹楚。

〈潑墨仙人〉（圖五）一作，但見步履蹣跚、蹣跚行來的仙人，袒胸露腹，有著醞釀然的醉態，正享受著醉後陶陶然的感覺。而這些情態感覺，就集中在縱筆揮灑、水墨淋漓畫面中一個極小的部位，即線條鈎畫的臉部五官那緊縮的謎笑，成爲了畫幅的焦點，展現梁楷的匠心和高度幽默感。

〈寒林鍾馗〉（圖六）圖式，起源於

東晉葛洪（約二五〇～三三〇）《抱朴子》言林中每多魑、魅、魍、魎等出沒，故適合捉鬼大師鍾馗現身此地。而明代的文人畫家如文徵明、錢穀（一五〇八～一五七八之後）等，一改大師舉劍揮舞的武官威猛形象，多用笏板取代了寶劍，演變成「文相鍾馗」的造型。本幅即展現其俊朗丰神，在簡淡的寒林烟嵐中，分外清爽。但細觀鍾馗的表情（圖七），被文徵明幽默地賦予了一抹笑意，有些淘氣的意味，是自題除夕戲作而如此，是開心驅走了鬼怪，還是笑看人世的一世，並未作任何表述，給予觀賞者自行體認的機會，增加欣賞畫作的想像空間。

〈畫法倦鬼文山水〉（圖八）畫的是明申時行（一五三五～一六一四）〈祛倦鬼文〉裡的一段情景。敘述整理手稿一事，因困倦而荒廢了數月，基於前人有「精強則神輔之，困意則鬼入之」的說法，故撰文驅逐倦鬼。後在假寐間，見一人雙肩魁武，雙臂鬆馳，垂著頭，拖著腳後跟，小步行來，氣盛昂揚地說：「我非爾仇，爾何我責？適聞謔言，令我氣噎！爾不聞



圖8 清 黃應謨 畫祛鬼文山水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明 文徵明 寒林鐘馗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宋 梁楷 潑墨仙人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7 明 文徵明 寒林鐘馗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只圍繞著些奇異氛圍。黃應謨選擇用舒適祥和的山水人物畫來呈現此主題，造成觀賞者感受上的落差，並以較輕鬆的態度去領受其中義理，正是其幽默所在。

另外，傅元趙孟頫（一一五四—一三二二）〈書僧蒼蠅文〉、民國溥心畬（一八九六—一九六三）〈貓鼠墨戲〉和陳定山（一八九七—一九八七）〈睡貓〉則屬帶有諷刺意味的幽默作品。〈書僧蒼蠅文〉（圖九）呈現文學家和書家的雙重幽默。本幅筆力偏弱，具文徵明筆意，非趙孟頫真蹟，應是晚明書家託名之作。書寫的內容為宋代文學家歐陽修（一〇〇七—一〇七二）的〈憎蒼蠅賦〉，以有害、不時惹人厭又一般不太受重視的小昆蟲蒼蠅為題，陳述其習性，並列舉讓人驅趕過勞、擾人歡宴和毀人嘉肴三大為害，來諷刺譏人亂國的可厭和可憎。而書家自言撰寫此文以自適，也是有所寓意，借此反映心聲。

〈貓鼠墨戲〉（圖十）畫一隻貓兒在酣睡，身旁老鼠分二群活動，一群三隻，其一做女生裝扮，另二態度謙卑，正在上呈文書，似有所商榷；一群二隻，一做舉杯狀，另一著裝者似肥壯男性，臥臥桌面，

大明升而群陰伏乎？天主君而百體從乎？蜉蝣之出，必以陰冥；魑魅之見，必以無人。」、「使爾神定而無隙，吾安能于爾乎見侵。爾志則不立，於我是答；學則不專，於我是嘆，何責人之苛而怒己之昏。」、「爾胡為不自反，而徒咎我？」乃驚覺並振衣拭目，敬謝聞教。文中說明了神定不為外移，一切要反求諸己的道理，闡述的是人生哲理，頗具嚴肅性。而畫倦鬼前來，多少期待些驚悚之感，但作品裡是一派花繁枝茂的明媚春光，置身其中的文士睡得安然，倦鬼的外貌動作雖一如文中所描述，卻裝扮一般，沒有任何猙獰或變形的異狀，



圖11 民國 陳定山 睡貓 單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民國 溥心畬 貓鼠墨戲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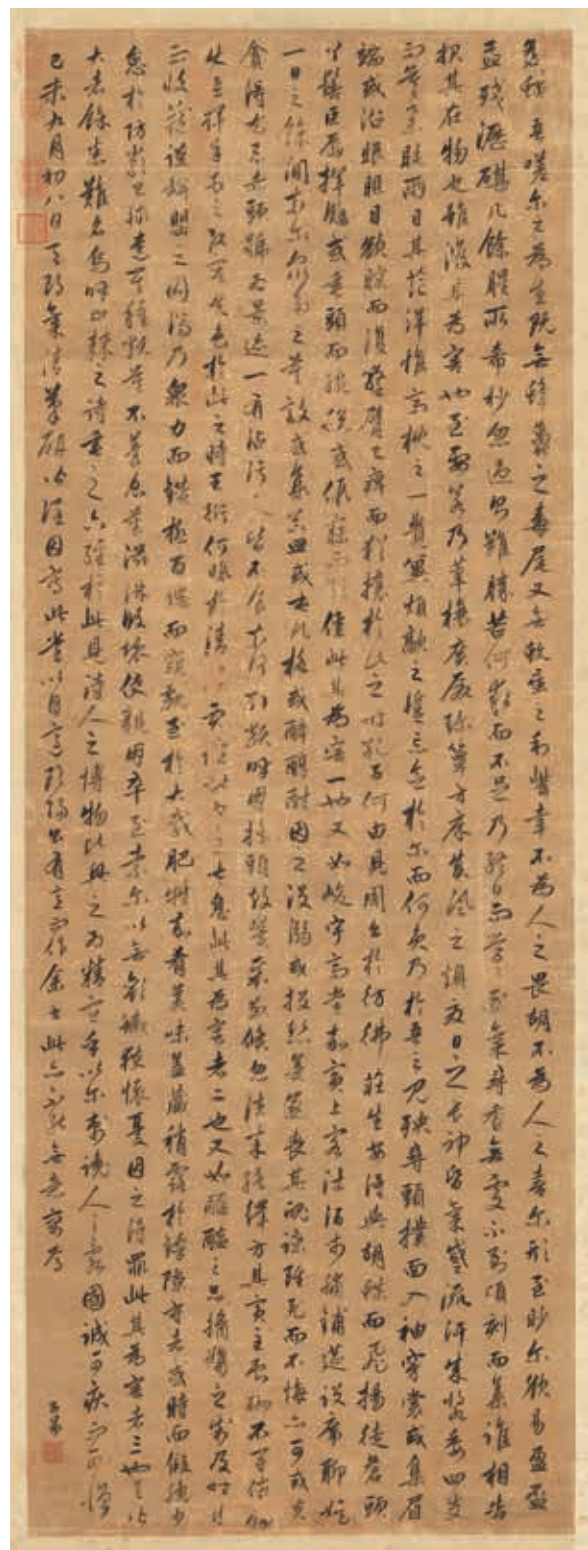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 傅元 趙孟頫 書憤蒼龍文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醉臥的感覺。溥心畬在雅逸畫風中，用擬人化的手法，營造出趣味感。雖未加說明欲表達的是何事，但喻意著貓兒是真睡著了，任憑鼠兒行動，還是故意裝睡避見。且鼠兒的動作分明是在諷刺某些人世的事件，顯然心有所感，卻選擇用具漫畫意味的童趣方式來表現，將可能有的某些情緒化作幽默，淡然處之。

〈睡貓〉（圖十一）換成文官裝扮人士和貓兒均在熟睡，自題：「睡熟貓兒喚不應，但憑鼠子亂縱橫。」直接點出畫意，旁置酒罇和盆、杓，所以人和貓的熟睡，是自然睡著、是醉後昏睡？是否有意睡去不加理睬，還是借酒沈睡來不管人世的紛擾？簡筆草草揮洒間，以幽默的輕鬆意趣來暗喻對世事的無奈。

上述十件作品，有傳世佳作，亦有意趣小品，作者們運用各種繪畫技法，發揮創意思考，不但展現個人特色，也充分表現每一位的幽默感和不同的表達方式，讓觀賞者擁有多樣性的感受，也可創建自己的幽默思維，增加探索展覽的趣味性和體驗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